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袁秉直

謄録貢生臣吳壽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金熙宗亶天會十五年偽齊劉豫阜昌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上在平江手詔曰朕獲奉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于心屬叛逆以來侵幸以時而克定重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隅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永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彌忘大業將乘春律

徃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廸朕懷時左司諫陳公輔亦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嘗言臣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驅忽爾入犯有莫測之變有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朝廷分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勇

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成算主師有遠畧臣不得而議
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
大江俯近僞境非若臨安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
又況豫賊雖屢敗而未曾殄滅事窮勢逼必須求救金
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金人雖嘗逆料金人不爭
土地唯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
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中國自相屠
戮亦欲為其藩籬今聞車駕進蹕建康有北向之意若

漸逼中原豫賊難立金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敵區驅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為計哉勿信探報之言謂敵勢已衰不足深慮寧守之而不來不可俟其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濶遠止有一軍令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要害之處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

皆有犄角之形仍令諸大将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公輔又言議者皆以兵少為憂臣獨以兵多為憂望諭諸大将據見在兵數擇羸弱者别項差使老病者去之仍罷諸般私占盡以壯强日赴閲習則雖少而精可以取勝又言諸将或邀求無厭以至各為異議輕視朝廷此無他御之未得其道顧加之以威處之以法茍有惡不問有罪不治且将肆其桀驁又安敢望其立功邪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

裝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憫充提點仍隷樞密院及工部甲子命廵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往建康趣繕行宫及按視程頓　皇伯閬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懬為鎮東軍承宣使以積閲遷也

丙寅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别良否優劣及所産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墻垣可辨也凡物

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為然　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移鎮江府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知劍州王彥智勇謀略自其所長而為政治民有古循吏風一郡信服其條教伏望特加褒異詔賜金帶仍降勅書奬諭趙甡之遺史云王彥為人好奢喜佞矯偽不情當考

丁卯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沈與求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户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軍前來奏事言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樁錢所謂月樁錢者不問州縣有無皆有定額如樁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

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樁之錢實有窠名者幾何臨時

措畫者若何而辦召諸路漕臣稟決可否而罷行之詔

諸路通判開具申尚書省翼日賜𧍸五品服遣還　龍

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再遷一官以編類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其屬官右朝奉郎新知無

為軍鮑延祖左從政郎新徽州歙縣丞孟處義皆進秩

初詔處義比類循資而處義言自來修書推恩即無比

類例體乃命改次等京官二月乙巳降旨

己巳履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江南東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張宗顔為武信軍承宣使賞功也初命宗顔帶軍職落階官為麟州觀察使而宗顔辭軍職於是改命餘統制官酈瓊田師中以下第賞有差　左宣教郎新夔州路轉運判官楊晨直秘閣用行府官屬賞也　詔京東陝西來歸之民已命湖北京西宣撫司授田給種其令岳飛以軍儲米萬斛付諸州賑給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董弅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免謝辭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録黄下禮部吏部員外郎兼權郎官黄次山欲鏤板弅曰少俟之乃以已見求對弅即申奏御史臺謂弅沮格詔令御史周秘見上言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已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訓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弅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印發其

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葢弇素無士行躐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賜寛容而弇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隂邪害政無所不至故弇遂罷日歴正月六日

直秘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入對論九成平日所為無非矯偽茍無仕宦之心自當不事科舉既俛倖一第而堅欲辭榮亦可謂不相副矣不知

戊辰中書舍人董弇已見進對七日己巳侍御史周秘本職進對

朝廷何意每因其辭輙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罷浙東提刑與宫觀差遣遂其自高之
志且為矯偽者之戒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辭乃以九
成主管江州太平觀　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
令入内内侍省都知一員押伴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
還泗州俊入朝未見本日按此月丙寅上諭大臣已稱昨日張俊呈馬或是歲前入朝亦未可知當求
他書參考
壬申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降充龍圖閣待

制侍御史周秘論大中平日委親從官盖非安分知足之人今陛下待遇之禮未衰而大中汲汲求去乃以不獲陛辭疑陛下進退羣臣之禮未盡可謂無禮矣欲望鐫奪職名少警在位故有是命

癸酉張浚懇辭特進之命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曰為陛下宣力臣之職分而恩禮之優固不敢當且向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借或自效微勞僅足補過

兼諸大將及偏裨通來策勲無由厭足所欲惟臣不受

賞庶幾有以服衆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宫祠去位朕所

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必再三

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悚奉詔　詔兩浙

江東西湖北漕臣向子諲等七人以餉軍之勞各減三

年磨勘　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疾乞在外宫觀不

許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

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徽猷閣待制寅曰子發求去晩矣

當公輔之説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令不發一言黙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戸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

德之序鄙言悖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
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
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
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
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
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
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甲戌淮西宣撫使司隨軍使喚張遠特補右廸功郎遠

歸正人也

乙亥秘書省著作佐郎勾龍如淵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秘書省正字張嵲為秘書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高閌為校書郎　直秘閣新知信州周葵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直秘閣新知吉州謝祖信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祖信為御史坐與章惇連姻補郡趙鼎既罷姑以部使者處之葵以論事語侵鼎去朝及是並命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官冗之弊寖廣當有所汰軍興

之費日繁當有所補今宮廟之官文武不下千有餘員如未曾出官及世家厚禄之人皆可減罷其諸司屬官州郡攝官悉宜減省詔左右司取索看詳可減者行之

丙子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卒於明州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丑太常少卿林季仲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　秘書省著作佐郎王蘋通判常州從所請也

戊寅吏部尚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　右武

大夫開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衛親兵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初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鎮金州其使臣王善亡去至是在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軍中彥遣將執之兩軍之士交鬬於通衢中外洶洶會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兵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時在平江亦頗為所掠侍御史周秘論潛罪詔軍士免推治管幹使臣李堯臣等降二官潛閤門待罪張浚因薦錡文武兩

器真大將才故有是命　右承事郎王大智落致仕張浚薦之也右武大夫興州防禦使李琮落致仕與宮觀琮故宦者娶童貫女以嘗給事藩邸故復起之右司諫王縉論琮在宣和間倚貫聲勢罪惡不可具言望賜追寢以快輿人之論命遂止縉論列在五月丁亥縉墓誌云內侍李琮童貫壻也已致仕詔起之奉祠公言梓宮未還天下痛憤忍令童貫壻再仕乎命遂止按日歷中所載縉疏乃無此語當是朝建節貼或止上前口奏亦未可知日歷五月甲戌右司諫王縉本職進對在此前十三日自後別無降出縉章疏故知縉入對即是論此事也

己夘吏部尚書孫近言竊見陛下戎輅撫師凡六曹事有格法者悉付之有司而廟堂始得專意於恢復之功今已過防冬將遂解嚴茍常程細務又復坌集則恐廟堂之上日力有不暇給而一二大臣將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圖矣伏望明詔三省樞密院惟甲兵征伐土地開闢金穀饋運戰士功賞叛亡招納凡所以靖中原禦外侮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仍復付之有司有不能決者然後申覆庶幾早克有濟輔臣進呈上曰近所論甚

當常程事盡可付之六曹令與決行下張守奏六曹有
常法故四方所奏稟或不能專決而朝廷則取旨施行
上曰固然但六曹長貳不任責則巨細皆取決於朝廷
任責則朝廷事自清簡要當慎擇長貳而已乃如所奏
令三省樞密院遵守　是日直寶文閣新知鎮江府李
謨過行在入見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潛屯江上軍民不
相安人情恟恐謨次丹陽或勸謨繕騎嚴兵而後入巡
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謨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趣

使散去延見吏民如平日一府帖然潛見謨感泣

庚辰起復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恊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觧潛各貶秩一等潛仍於遥郡上降坐總兵扈衛軍政不肅故也給事中胡世將奏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罷潛管軍提舉江州太平觀潛趙鼎所薦也熊克小歷稱彥為樞密院都統制又稱是月併罷彥潛以兩軍屬劉錡皆小誤彥罷兵柄在三月庚辰

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擇仁右承務郎張體

純等六人以從軍之勞各進一官　初命吏部侍郎兼
都督府叅議軍事呂祉相度築采石宣化渡二城祉言
宣化渡之靜安鎮渡城圍千三百步其半依山修築采
石渡有舊城基因而為之度三百五十步有竒工料可
省從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上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
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昔
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

陽令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碁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秘書少監吴表臣試太常少卿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修職郎朱倬特改左宣義郎倬為廣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用明槖薦得名對論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因

舉咸平中以戶口增減為計臣之殿最祥符中以雪活
究獄為憲臣之上第願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令西北之
民已忍見官儀矣陛下幸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天
下幸甚詔下其章而俾有此命　詔内外諸軍今年大
禮賞給除禁衛諸軍外令戶部酌度增減一等支給自
渡江以來神武右軍中軍之扈從者賞給與禁衛比而
前左後軍及劉光世部曲則視承平時向陽關戍卒例
給之輕重殊絶韓世忠嘗以為言事見四年十月至是尚書省

言在外諸軍屏捍外寇事體為重其所得賞給反輕在內軍兵役使為輕賞給優重若不别行措置終恐未均故有是旨

甲申給事中胡世將兼權直學士院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宣政間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攸以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

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舊弼不
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
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
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
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
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閎
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
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

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刋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

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寮所論可謂切理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寮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先是處廉以右宣教郎知瑞安縣為監司所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又疏其罪詔趣具獄故祉言及之

公揆論處廉罪在是月辛巳

寶文閣直學士江西都轉運使趙子

湞復知西外宗正事子湞趙鼎所用也　福建路轉運判官蘇良治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李若虚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績提舉兩浙路市舶王時並罷先是朝論欲重監司之選而侍御史周秘奏良治時貪鄙無行又言若虚止嘗歷秀州司户一考績自提轄文思院徑除監司二人尤為超躐故並罷仍以若虚為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　命四川制置大使司存恤劉惟輔張嚴家屬其兄弟子孫皆與陞等差遣無官人具名

申樞密院
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
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閤門祗候充問安使何鮮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
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
君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仙張浚等入見于內殿之後
廡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
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至讐深耻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上猶不聽浚等伏地固請乃進少粥是日百官詣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宣撫使至副將以上即軍中成服將校哭於本營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秘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朱震事據呂大麟見聞志附入大麟又言獨王蘋以謂若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

過於上也予發之意或取於此按蘋此時已出爲常侍兼秘書省正在臨安今且附此俟考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故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還第辭免至是以何蘚等還留檜議事不許歸第　尚書右司員外郎徐林直顯謨閣充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林引吏迭詔書有請也　命内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几筵

戊子爲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詔諸路州縣寺觀各

建道場七晝夜禁屠宰三日　新除樞密使秦檜乞立知樞密院事班不許檜又乞于宰臣之後執政之前别作一班亦不許檜又奏言竊恐未盡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請仍乞應干恩數比宰臣並行裁減上優詔諭之檜第二奏在是月辛丑第三奏在二月甲申今聯書之林泉野記云檜為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張浚而已

己丑上成服于几筵殿做景靈宫分前後設幄宗室各以其服服之無服者三日除建國公瑗和州防禦使璩各以其官服手詔降諸路流罪以下囚一等内鬬殺情

輕者降配釋杖以下詔平江諸佛寺聲鐘十五萬杵選僧道三十有五人醮祭作佛事　降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福建路兵馬鈐轄藍公佐復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庚寅張浚等請入奏事上遣幹辦御樂院趙鞹宣旨曰知欲奏事以荒迷中未能裁決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嘗有此否恐今日行之便為典禮浚等曰祖宗故事未聽政之時大臣亦得進見今日臣等非敢奏事實以為

上哭踊過哀不勝憂懼欲一望天表輙入奏復宣旨曰深欲一見羣臣以哀迷未能支持借或相見不過慟哭而已浚等流涕奉詔　右司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樓炤等言陰陽家每遇辰日忌哭張浚奏合取自聖裁詔辰日不得忌哭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勿禁嫁娶用太常請也　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迨兼領自熙豐以來始

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買馬監牧司各置官吏至是闗陜既失逌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後月餘逌至成都徽猷閣待制趙開乃辭漕職

都運司題名趙開令年三月八日替

是月名周處廟曰英烈後封處忠勇仁惠侯封侯在二十六年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百官七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于宫中行之

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日歴太平州申二月初五日在城火起而李致虚家陳狀稱二月四日城内遺火所云不同按本州所申又云上丁釋奠知通致齋則是初四日夜火也

先是偽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于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于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須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録事叅軍吕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燔死致虛時攝縣事後求得其屍尚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虛皆官其家一人焉二郡賜米在是月甲辰應中與恩澤在已酉致虛與恩澤在三月丙寅

已亥小祥百官拜表請聽政許之

庚子上始御几筵殿西廡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張浚見
上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詔曰
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
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
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
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
孜孜思所以治　詔廵幸建康可令有司擇日進發
右文殿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倫為徽猷閣待制充

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使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為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副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銀帛各二百兩匹（二月丙午降旨支賜熊克小歷于四月丁酉始書詔倫等奉迎梓宮乃朝辭之日也）命內侍撫問劉光世韓世忠吳玠楊沂中仍賜銀合茶藥　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句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參

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此以熊克小歷張戒默記及薛季宣所錄參修默記又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戒曰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舉入覲與鵬舉遇于九江之舟中鵬舉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舉云近諜報敵人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舉第一班弼次之鵬舉下殿而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況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舉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鵬舉飛字也但克記此事繫于今年四月丁未飛求解師事時則恐誤飛與弼此時同入對四月間

未嘗再至行在也日歷二月庚子勘會岳飛已到行在奉聖旨令入內內侍省引對自後更無對班而當月二十八日乙卯降出弼劄子乞為靖康以來死節之臣立廟故知弼與飛繼對在此日也飛三月乙亥已朝辭弼三月丙子除京西帥替張旦過淵闕便當赴任安得四月半間尚與飛對乎克考不詳是以差誤然亦以日歷不載內引之故難以稽考須反覆參究乃見本末耳餘見今年四月丁未并注

辛丑吏部尚書孫近率從官同班入見　詔以太陽有異氣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　賜修武郎朱弁家湖州田五頃弁初副王

倫非使十年未歸倫為之請於是詔諸郡存恤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邁建炎二年十一月洪皓龔璹建炎三年五月崔縱郭元明建炎三年七月杜時亮宋汝為建炎三年七月張邵楊憲建炎三年九月孫悟卜世臣建炎三年十一月家屬各賜錢三百緡　詔監司郡守應朝辭上殿人並權免顧伺候御殿者聽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按此時少卿樓炤博士黃積厚隨行在所謂行宮太常寺乃丞華權博士陳康伯也仲春薦獻諸陵乞依乾興故事行事官權易吉服内祀祭天地及諸大祠亦乞依時日排辦從之先是

有旨未祔廟前俟宗廟祭享及中小祠故禮官以為請
　左承事郎知汀州長汀縣嚴褒特遷一官以父老言
其政績且親統民兵捍禦盜賊保護州城故也　故通
仕郎致仕周永徽特贈宣教郎永徽嘉州人元符末應
詔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奪官羈管故録之　是夜雷聲
初發
癸夘叅知政事張守言姪女適秦檜之兄今檜除樞密
使雖無回避之法而同在政府不能無嫌欲望除臣一

在外差遣詔祖宗故事不合回避毋得再請　起復親
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擴知鼎州　命
樞密院計議官李宷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先是司農
少卿樊賓等措置營田才朞歲議者以為奉行峻急抑
配豪户或强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頗有鬻
已牛以養官牛耕已田以償官租者而為營田者之言
則謂去歲所用本錢二十三萬緡歲中收雜色斛斗共
三十一萬石除客户六分并知通令尉職田五釐外官

實收十一萬餘石已粗償所費矣惟是州縣殘破户口凋零募民開荒最為難事非歲月間可望成功而州縣奉行之初不無違戾又形勢之家詭請冒佃見官莊不利於已遂百端鼓唱意在沮壞良法美意欲望朝廷假以數歲之期勿責近效庶幾有補仍乞選忠厚彊明官一二員分詣諸處詢究利害檢察官吏其措置有方奉行違戾即乞依元旨賞罰或有不便於民即與本處官吏商量隨宜措置疏奏遂命寀行如有未便於民者令

來與樊賓王弗商量先次改正　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為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並陳於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生命誠為不仁朕實不忍況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等敢不恭承

大訓　命叅知政事陳與義撰謚冊文張守書同知樞
密院事沈與求篆謚寶　右司員外郎川陜宣諭范直
方乞金字牌旂榜二副所過綏急招収盜賊許之因命
直方與都轉運使李廸措置市馬赴行在尋賜直方三
品服遣行直方賜章服在是月戊申　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街為華
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　承節郎都督府帳前準備差
使范寧之特遷忠翊郎閤門祗侯
乙巳臺諫官周秘石公揆陳公輔王縉趙渙同班入對

恵州覊管人劉相如移雷州相如以書遺廣東經畧安撫使連南夫首引漢髙祖不斬韓信唐神堯不斬李靖事又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未見聖人之作南夫械繫之以聞故有是命　武經大夫逹州刺史閤門宣賛舍人髙公繪自言本右學諸生嘗鎻廳得文解乞以奉使轉官恩例换文資詔特换右朝請郎仍假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充國信副使

丙午詔内中祖宗神御殿供權制畢遇節序等酌獻如

措　川陜宣撫副使吴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一錢銀紙四紙折錢引一千半錢十一錢紙四萬銀七萬紙八紙亦如之　迄今不改玠元額四萬七千五百緡行于魚關及階成岷鳳秦等州歲一易十七年七月總領所復造于大安軍再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增印一錢銀三萬紙令總印一錢銀二十三萬紙半錢銀三十六萬紙共折錢引十萬緡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卿卒

丁未詔堂除知縣並借緋章服供給依簽判例任滿赴都堂審察其有治狀者甄擢之即治行顯者監司列薦當不次除擢　通侍大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兼夔州

路兵馬鈐轄田祐恭令再任仍賜金帶及勑書獎諭先是祐恭言得溪州報有兵萬餘自鼎澧州来聲言欲入川界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聞詔益遣人伺其實故褒録之　尚書禮部侍郎兼都督府叅議軍事邵溥充徽猷閣待制知衡州溥乞在外宫觀且言已終喪制見起發沿路聽旨張浚進呈乃有是命溥尋乞蜀郡改知眉州　左朝奉郎新知峽州吴樵特轉一官折彦質之守潭也樵知湘陰縣彦質奏樵招納田明一行人兵田明未見

乞量加旌賞至是檢舉行之日歷紹興五年六月辛未都督行府關左承議郎知湘陰縣吳撫已轉行兩官奉聖旨依七年二月戊申又書折彥質奏左朝奉郎知湘陰縣吳撫有旨轉一官前後不同當考

戊申詔韶州故工部尚書余靖祠堂載在祀典春秋祭享以州人言靖有平蠻之功也

己酉上與輔臣論兵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兩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識馬故也大抵駉而易乘者乃駑馬故

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苟為不然則其材終無以自見上又曰飛今見之所進論議皆可取朕當諭之國家禍變非常唯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於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

張俊來覲亦以此戒之　詔自今大理評事闕本寺以試中刑法第二等以上年未六十無贓私罪人闕吏部仍令刑寺長貳共赴吏部長貳廳審驗差注如無應格人竝申朝廷選差日歴無此今以紹興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臣僚劄子修入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察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謚于南郊用翰林學士朱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為故事　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

兼知洪州李綱聞諌官陳公輔以伏闕事求去上疏乞

奉祠優詔不許

辛亥大祥　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于天慶觀

天章閣神御于法寶寺　故中散大夫魏彦明特贈中

大夫官其子先是其家以彦明死事延安（事見建炎二年十一月）

乞優恤事下四川制置大使司究實而莫有知者左朝

奉郎通判鳳州郭奕嘗為鄜延經畧司幹辦公事具狀

力言其忠乃有是命

癸丑禫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五十品自是減為三十　權户部侍郎王俁申明常平廢弛事件乞令諸路主管官檢舉約束一拘籍户絶投納抵當財産及所收租課二封樁義倉斛㪷三出賣坊場河渡四樁收免役寛剰錢五立限召人陳首侵欺冒佃常平田産六根括贍學田租課已上窠名錢物自去年正月已後州縣侵支之數並立限撥還自今毋得擅用從之　左朝散大夫提舉廣南市舶林保進中興龜鑑詔賜三品服其書

令進入日歷無保階銜今年九月二十七日保以上件官職朝見　是日雨雹

甲寅改謚寧德皇后曰顯肅　建康軍節度推官杜臨等並循一資以本府言勸誘大姓買官告錢三十萬緡了足故也自是率如此例三月庚寅季州四縣勸誘大姓買官告四十三萬緡四縣知令各減二年磨勘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　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叅謀官薛弼請褒靖康以来盡節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旦望

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祀使忠義之節血食無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後来不以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上始御便殿素仗在庭上服淺黄袍黑銀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感動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嘗論視朝當服淺黄上納用焉此據今年九月癸酉公輔所奏修入直秘閣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隲率民出粟賑貸會隲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龎信孺繪禾

登九穂圖獻于朝吏部侍郎兼權行宫禮部侍郎晏敦復言去年四川饑饉米㪷價錢三千細民艱食流為饑殍者十室而五隲等以勸富户醵米賑濟朝廷嘗與推賞則蜀民疾苦朝廷固已盡知今知通與隲相繼到官目擊其事乃繪禾登九穂圖號為瑞應萬里遣人投進茍置而不問則遠方觀望意謂朝廷甘受織人諛佞百姓疾苦無由上達其於治體為害不細臣等職在禮部茍有所見不敢緘黙三省擬各降一官上曰此不出誕

謾即謟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正使偶然有之何足為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秦檜曰如此行遣足使四方知陛下好惡矣彬成都人也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為太尉賞商虢之功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叅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鋭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

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未去遂衛上如建康　起居郎張燾試中書舍人　趣尹焞赴行在用張浚請也　詔秘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治狀有聞令再任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黄州杜湛降一官放罷初湛與通判州事葉介不協介率其僚七人走鄂州訴湛語言不順朝廷聞之命岳飛究實飛奏湛忠勞今來止是語言疑似別無跡狀乃兩罷之介乃鐫二秩　衢州進士毛夢符毛歸各上書論事詔賜帛二十疋　是日徽猷閣待

制王倫閤門祗侯何蘚皆引對以使事也

己未上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名守臣章誼舁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上次常州泊荆溪堂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宫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俊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横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

以愜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警將帥上然之光世聞
上進發乃引疾乞祠是日奏至上曰光世軍比之韓世
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
月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
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日沉迷於酒色之中
何以率三軍之士趙鼎事實云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為北向之舉按此又與秀水錄所云張浚措撫岳飛之說不同後三
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

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名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此據朱熹所撰張浚行狀

平江府進士張亨衢進歷代中興論給事中胡世將看詳言亨衢所論若少康之得民高宗之任相周宣之自治漢宣之待外國光武之任智勇晉元之遷都肅宗之仁孝憲宗之果斷其說有可取然於晉元帝乃取其遷都則非也上讀至是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于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　武德郎閤

門宣贊舍人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岳雲為武德大夫飛再辭不受

辛酉上次常州　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户避役田土悉歸兼并之家近旨雖令單丁女户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增為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户部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壬戌上次呂城閘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上如建康

甲子上次鎮江府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廵幸一行事務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為棣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牛臯亦落階官為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税賦並與除放

丁夘尚書吏部侍郎吕祉試兵部尚書陞兼都督府叅謀軍事　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户部侍郎仍兼巡幸都轉運使　權户部侍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上發鎮江府乗馬而行晚次下蜀鎮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晴明因閲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驍健事藝比往日益更精彊浚等因論奏諸将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

心則人肯用命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

庚午上進發道中望几筵輿輦在前恐趣行頓撼駐馬久之晚宿東陽鎮

辛未上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寢殿之後庖圊皆無上既駐蹕加葺小屋數間為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艧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省決即於軍

事相妨可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尚書省常程事權從叅知政事分治合行事令張浚條具取旨浚奏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與義治户刑工房如已得旨合出告命敕劄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堂劄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叅知政事通書從之浚條具在是月乙亥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囚及鬬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

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並放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敷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甲戌遣內侍往軍前勞問江東宣撫使張俊仍賜銀合茶藥時俊軍士兼家戍盱眙尚未至也

乙亥中書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已朝辭所降立功將佐告命乞免進入詔趣行給付時中原遺民有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皆攜貳金國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

是遂謀北伐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衆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為然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上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而行上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駐蹕于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朝辭不見本日今因中書所奏附此當即是其辭日也奏乞取陝右等語見日歷今年四月丁未

丙子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臨安府呂頤浩入見初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見乃隨上西来至是引對言者論其罪上不聽撫諭久之熊克小歷載呂頤浩見上在駐蹕建康之前又稱行宮留守皆小誤頤浩除留守在是月辛巳

名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上曰安國明于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向来偶緣留程瑀而出可令名来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

望求合豈肯咈旨上曰安國豈得為小人俟其來當寘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説為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書今行于世　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叅謀官薛弼陞直寶文閣知襄陽府前旬日詔弼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至是改授弼兼隨軍運副在是月乙丑　直寶文閣知鼎州張觷陞直龍圖閣知處州先是山寇周十隆等未平直

徽猷閣孫佑以選爲守佑至官未幾言隨宜討蕩了當

詔書嘉奬正月乙酉俄又言賊大猖獗乞統制官李貴以所

部措置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言佑爲謀不密漏泄事

機致令諸盜反側且薦嚳材術正可任此朝廷以爲然

遂命嚳代佑佑七月癸亥行遣賜都督府摧鋒軍統制韓京

金束帶戰袍銀笴槍先是虔寇劉宣犯梅州京引所部

解圍遂至恵州之河源討軍賊曽衮衮挺身出降故有

是賜八月丁未帥臣連南夫轉官僞成忠郎閤門祗侯李清諸岳

飛降詔補正仍進二官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寮遥拜淵聖皇帝畢詣常御殿門
進名奉慰自是未祔廟皆如之
戊寅手詔撫勞將士　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
事　詔敦武郎閤門祗候劉光時特與換文資　忠翊
郎閤門祗候丁禩為江南東路兵馬都監禩初為劉光
世部曲至是離軍　詔江浙福建五分禁軍弓弩手並
揀少壯武藝高彊人一半赴都督府教習既而浙東制

置大使趙鼎言本路將兵約六千五百餘人半習弓弩於内摘其半起發計一千六百餘人而已朝廷得此千餘懦怯南兵不足為用而一路之間千百人内摘去强壯百數則其餘益不堪矣况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望賜存留詔鼎依數遣赴殿前司教閲㑹防秋月分遣兵往明州屯駐鼎奏下在四月丁未

己卯尊宣和皇后為皇太后先是上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翰林學士朱震乃

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遥上寳册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髙世之行謂宜供張别殿遣三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册藏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具太常少卿吴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上諭輔臣在癸酉震奏下在戊寅太常奏下在庚辰今並聯書之

都省言尹焞已過鄂州詔所至州軍守臣以禮敦遣

武功郎閤門宣賛舍人知壽春府孫暉進一官令再任暉守南壽春凡六年

庚辰上諭輔臣曰欽慈皇后寧德皇后近屬多流寓南方者可令所在訪尋推恩皇太后本家合得恩數亦令有司以次施行　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彦復洪州觀察使知郢州解潛既罷彦亦不自安因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彦入辭上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名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彦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彦入辭在四月乙未）　右朝請郎陶愷

知吉州左朝散郎劉長源知眉州二人初以言紹述責監當至是並復之　武功大夫辰州刺史兼閤門宣賛舍人于鵬令後省策試降等換文資用岳飛薦也明年二月庚辰換右朝散大夫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為少保兼行宫留守頤浩不稱判府事失之也先是潭州學廢頤浩出羡錢五千緡付學官葺治州東之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儲

水曰龜塘漑田萬餘頃歲久堙廢順浩募饑民補築之至是請帥臣劉洪道續其事上皆許焉順浩決旬間三入對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已朱勝非秀水閑居録吕相順浩喜酒色侍妾十餘夜必縱飲前戸部侍郎韓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梠死諸大將厚賂取之吕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馬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吕為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文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吕六十七歲

名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宫留守孟庾赴行在庾在臨安軍士嘗有為

飛書怖之者庚因盛陳兵自衛浙江竝海漁火夜明庚以為冦至大驚一城震恐事聞故罷去尋命庚知婺州孟庚罷留守日歷全不載趙甡之遺史云以呂頤浩為留守而名孟庚回令從之日歷九月二日辛酉直龍圖閣周綱知婺州在任差孟庚替罷回朝見不知庚以何日除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辛次膺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左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斛知桂楊監前此歸正官未有典郡者故著之

壬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賛舍人范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依舊鎮江府統轄人兵

癸未中書奏銓量監司守貳資格應監司知州見帶職名及嘗任館職若監察御史以上通判曾任職事官及得旨陞擢人並更不銓量其餘通判資序人任監司節鎮知州次任知縣資序人任知州軍通判並依舊其不應逐項資格及嘗犯贓罪笞私罪徒與贓罪論列停替人並罷願就宮觀者聽先是有詔中書後省御史臺銓量監司守貳而中書言未有立定資格故申明焉事見祖去年十二月丙午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仍三鎮儁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叅謀軍事呂祉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

乙酉賜劉光世府第一區給親兵三百人　右朝請大夫韓璡直祕閣璡為劉光世叅謀官隨府罷用光世請

而命之

丙戌左文林郎林獻材令吏部與先次占射差遣一次獻材為海豐令以宣諭官薦對故有是命自是選人引對之恩殺矣

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為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馬故優擢焉　故勒停人王敎追復承議郎敎倫父也宣和間坐論蔡京罪謫死嶺表至

是倫訴于朝上謂大臣曰倫萬里遠使宜與施行上因
言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出疆必降旨有免行者
當以軍法從事既行雖身分請給往往不支其家至有
狼狽失所者比使還則合得恩澤亦例從鐫減如此何
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戊子故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郝中正特贈翊衛大夫
中正宣和末守涇州城陷死張浚在陝西承制贈官五
等至是賜告焉

己丑禮部太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年祫祭七年明堂蓋嘗踰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並配兼祀百神於禮為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此時太常少卿乃吳表臣而禮部侍郎闕未知何人兼權

左承議郎通判彭州施庭臣為祕書省校書郎庭臣成都人也　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膺胄並引對初命宗諤營治行宫

至是官府營栅皆備上嘉其勞錫以鞍馬焉（此據武陽志附入）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子櫟卒

庚寅詔京西帥臣薛弼措置荆襄屯田時已賜錢五萬緡為營田本又市蜀牛三千賦之言者謂凡兵火所過地廣人稀皆可徙新附之民授以遺地故以命弼 僞武義郎監廬氏縣酒稅楊茂特補正岳飛之出師也茂挺身歸附故録之 翰林醫診俞喆押歸本貫喆三詣匭上書尚書省言喆所陳皆告訐事故有是命仍令尚

書省榜諭喆岳州人也

是春廣西大饑斗米千錢人多餓死桃李互實李實變成桃皆可食凡物多類此（此據蔡絛叢談）　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居祁州右副元帥瀋王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左監軍蕭畢平居雲中以前知相州杜充為燕京三司使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至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夏四月朔是月壬辰朔癸巳張浚奏雨既沾足又即晴霽庶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

知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　起居舍人吕本中直龍圖閣知台州本中引疾求去疏再上乃命出守本中辭乃以本中主管江州太平觀　修武郎閤門祗候龍陽軍水軍統制覃敵知靖州用張觷薦也　詔左朝奉郎王㴁中已降追一官指揮勿行初吏部以㴁中為童貫保奏改官當追奪而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設審量之法蓋為崇觀宣和以來姦臣用事一時士人朋附結託夤縁改轉冒

濫之甚乃若㳒中實係方賊徒黨呂師囊等起兵攻圍
台州而本州司户滕膺率衆官與軍民併力死守保全
一州偶貫宣撫一路合行具奏遂竝轉一官不為濫賞
若令追官恐失朝廷審量之意故有是命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
光世遂居溫州　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事詔永
免文解
乙未直秘閣新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棻移兩浙

西路　尚書吏部員外郎黄次山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訐董弅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此以趙鼎雜記增修

丙申詔昭慈皇后本族親屬令所在訪求忝酌推恩

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司見在通為前後左右中軍及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為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即八字軍也按馬司元管六百人後又益以解潛二千

人及劉錡帶到軍馬又有八字軍萬人今六軍十二將止共管少壯正甲軍六十人則老弱數多故也

丁酉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髙公繪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上使倫謂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上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淵聖皇帝黄金各二百兩熊克小歴云皇太后禮物依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誤也日歴二月十三日乙巳勘會王倫等奉使大金所有禮物理合附帶前去有旨淵聖皇帝金二百兩宣和皇后金一百兩並令户部依數支給三月二十八日庚寅有旨皇太后禮物令户部更支金一百兩附王倫等進納克不詳考爾中書言宇文虚

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綾絹各五十匹龍鳳茶十斤弁黃金綾帛各三十兩匹茶六斤樞密使秦檜言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貧甚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虛中等賜金以三月乙酉得旨傅叔夜以丙戌得旨今併書之熊克小歷但稱詔傅叔夜依虛中例與之而不言虛中所賜何物蓋不詳考也初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庶聞何蘚來歸乃草疏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陵廟葬之名山盡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

宮還與否不足為國重輕彼雖有姦萌何自而生然後
遣使倘或請之未獲則大兵躡之問罪致討不為無名
因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耻臣知梓宮可不請
而得為策之上也疏將發知朝廷遣使已定乃止
戊戌御批武功大夫貴州刺史鄭諶帶御器械翌日上
諭宰臣曰諶除命未須行朕宿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
謂諶所薦朕何嘗容内侍薦人徐俯之召止緣洪炎進
黄庭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

代朕問之始知其人直孺稱其行義文采過人遠甚質之汪藻亦以為然遂召用後程俱論俯與諶往還狀始知外議乃爾今諶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宫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右司諫王縉言近詔吏部注擬守貳縣令精加選擇止欲得人而已而差注之日例出文引差人追請又令醫者診視因緣邀乞士大夫實耻之夫癃老疾病可以見於步趨答問之間何必醫人望免看診以示禮重士大夫之意從

之
庚子直寶文閣兩浙路轉運使張澄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　秘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為福建路轉運使
右承議郎韓元傑知楚州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都督府幹辦公事楊珪知濠州　右司諫王縉入對奏
疏論江淮營田利害以為地段之零碎土色之不等莊屋之難置耕客之難招若召募土居人戶佃種取其情
願而輕立租稅庶幾可也若以官田之總數均之逐鄉

之人或人丁少而不能耕或去家遠而不能耕或瘠薄甚而不堪耕或不曾標撥而出租課人有受其害者又况輸納之際專斗多端邀乞水旱之變官司艱於檢放寄養之牛來自廣西乍遇寒凍多有死損近免賠填人心欣悅其有置莊去處人耕百畆給牛一具耕作既勞尤多困斃此皆利害之不可不講者欲望申勅所差之官所至詢審的確利害無或茍簡觀望去其所謂害成其所謂利以為悠久可行之制輔臣進呈上曰營田誠

今日大利如兩淮閑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為民害矣須要遲以歲月以漸為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為大利張守曰但地無曠土則國用足上曰然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乃命以縉章示樞密院計議官李宲及營田官樊賔王弗如所請　詔張浚母蜀國太夫人已出峽可令所在州津遣赴行在

壬寅太常少卿吴表臣權尚書禮部侍郎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張宗元權兵部

侍郎陞都督府參議軍事　司封員外郎蘇符試秘書少監仍兼資善堂賛讀　右司員外郎樓炤守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先是向子諲為江東大漕劾池州守臣右朝請大夫徐昌言軍儲弛慢至是三省檢會降昌言一秩而用岑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為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所請也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左朝散大夫知吉州李

彌遜並為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廸兵部員外郎勾濤並為右司員外郎濤嘗入對論今日之勢莫如先取山東膏腴之地財賦所出叛臣因之以活國者數年若合江淮之師連衡以進一出淮陽一出徐泗伺敵之釁徑趨其地利則山東可得有也又聞襄陽之衆欲自唐頼走汴都而唐州之地綿數百里皆為荊棘餉道不通非用兵之利宜卷甲由信陽掠順昌窺陳蔡自陳至汴才兩日耳僭偽之衆必褫魄喪膽莫知所

出其勢必揺杜牧之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丁未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上不許日歷止書進呈岳飛求解帥事更無他語今以諸書參考增入熊克小歷稱張浚與飛議不合飛丧母乞持服乃棄軍去居江州廬山誤也飛丁憂在去年四月此行蓋自建康西上道過江州因入廬山耳岳侯傳云秦檜當國方主和議侯申奏乞持母服棄軍椎居廬山檜遂與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軍事詔侯赴行在此益誤檜明年冬方獨相十一年夏飛方赴行

在今不取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本司幹辦公事韓㝉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廣聖志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

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别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與藩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張浚薦李綱帥豫章以報之未至也薦共弟維及共腹心鄒柄等皆立于朝又以所薦陳公輔為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之變乃公輔為綱誅不當在言路綱聞而懼抗章丐罷浚又思所以安之繆言江西盜息民安將綱官為金紫光禄大夫是時虔吉盜熾旁郡亦擾欺罔如此　上召昇入見進一官遣還昇俟官人也

庚戌命權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往鄂州監岳飛軍宗元為宣判日歷無一字及之但於四月十九日書兵部侍郎張宗元辭進對八月四日甲午書張宗元先次引見初六日丙申書宗元薦士劄子帶權宣撫判官銜而云臣出使湖北所過郡縣云云則使還時所上也今依林泉野記岳侯傳朱勝非閑居錄修入以補史闕餘見今年七月丁卯八月乙未并注　左朝散大夫万俟卨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公事　左奉議郎林待聘知處州

左宣教郎孫汝翼知建康府溧陽縣汝翼嘗為樞密院編修官至是堂除大邑新制也　故追官人何灌追復

正侍大夫忠正軍承宣使灌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灌既死城下言者論其不能守河之罪盡褫其官灌子閤門祗候辭使金而歸訴於朝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浚因論劉光世以八千人為回易沈與求奏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上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熊克小歷載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在今年三月劉光世未罷之前蓋誤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

上因語及岳飛事公輔退上疏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前此稱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無他意秖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敵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

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御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為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公輔此疏不得其日按此疏首云昨親奉聖語而其末云乞俟張浚淮西視師歸則必浚未還時所上日歷十月十八日己酉左司諫陳公輔本職進對在此前三日自後至浚還朝公輔吏典對班則知所云親奉聖語即己酉之日也熊克小歷繫之此月丁未岳飛乞解帥之後

按是時公輔未對浚亦未往淮西今宜附浚行之後庶不牴牾充又於此月末書浚欲以劉子羽領光世軍子羽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尤誤子羽知泉州在去年八月癸卯已併附本日蓋浚欲易光世之意已久不在今年也

詔羣臣俟祔廟畢純吉服卒哭日建康臨安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樂七日屠宰三日初禮官奏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諫陳公輔請令且服黑帶以俟梓宮之還如梓宮未還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上曰禁樂固當但念細民以樂為業者無以得衣食耳事下禮官討論至是條上禮官言卒哭禁屠樂

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蓋上指也公輔初議在是月癸卯羣臣吉服十二月辛酉所書可參考

直秘閣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以課息登羡進職一等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俟以營繕之勞除直秘閣　度支員外郎莊必彊面對言近聞盧壽閒微有邊警詢之道塗則其説曰淮上之師頗有失伍離次去而不為用者將臣諱其事而不言也臣不知所傳之虛實萬一有之則是必有姦人陰為間諜以誘我師其軍中失於撫循有以離其心也使將臣不以

為諜而聞于朝則可以因事設備果諜而不言則敵勢猖獗軍情疑貳朝廷不知矣豈不敗乃事欲望密詔諸將明斥堠廣耳目嚴為警備毋輙懈弛凡軍中之事悉以實聞雖無稽之言勿聽然聞之亦足以戒願陛下過聽而深戒之後二日詔闗都督府必彊此奏行下在甲寅今附面對之日

癸丑故奉議郎贈直秘閣謚忠襄楊邦乂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乂忠節顯著宜極襃崇上曰邦乂忠烈如此顔真卿畀代忠臣朕昨已官

其子孫邦乂為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故有是命　詔臨安府寄留諸軍家屬已令赴行在沿路毋得一毫擾民犯者許越訴管押其重寘於法

甲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言先奉詔編次元符以來詔旨今史館既修日歷恐此書非私家可為乞住罷詔藻接續編類

丙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曩者金豫相挺連年寇蜀吴玠據險得利全蜀賴之玠之功績不可誣也然

蜀地狹民貧山險道隘紹興四年秋陸運始行役夫饑餓疾病相仍斃於道者三之一蜀民至今痛之自後歲頓不登斗米二千死者枕籍去年冬是役復興吏名支移計其所運一石民間費七十千逃亡死損又未論也有為救蜀之說者曰省冗官節浮費裁損軍中請給亦庶幾矣夫冗官浮費固當節省而軍中請給易搖軍心未易輕議臣觀蜀中之弊患在糧運不繼而折支太優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之失冬阻淺澁之患終

歲水運終不能給是以時起陸運之役兼軍前將佐俸給優厚類皆正色米斛價高銀絹價平既闕正米不免折支每以低價銀絹估折高價之米所以歲費浩大錢糧兩不給也若遣官委曲諭玠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關外防扼合用軍馬數目外其餘將兵移屯内郡歇泊就糧且以二萬人為率兼選仁厚牧守分治梁洋兩郡招集流散二年之後耕鑿就緒可贍戍卒萬人歲又省蜀中二十萬斛之運誠如此行於吳玠軍中無損于全

蜀生靈稍寬保蜀善後之策無易於此伏惟陛下財察

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秘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

道夫轉對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病至如

職事官轉對即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

舉行故事為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熟知蜀中利害水

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十千後以其緩起兩

川夫十數萬人陸運每石費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

水運既便自當行之

戊午遣内侍往淮西撫問張浚仍賜銀合茶藥

是月偽齊有梟鳴於後苑又有烏數千鳴於内庭皆作休也之聲劉豫不樂命立賞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